



純蘭  
西京

傳新記初篇

ヲ遠 <sup>6</sup>
325
1

ヲ 6
325
1





建  
門  
號 325  
卷 1



西京傳新記序

今之西京非古之西京也。古之西京非今之西京也。古之西京者，非古之人不能也。記今之西京者，亦非今之人則不能也。以古之人寫今之西京，以今之人記古之西京，吾知其扞格不通也。然則以今之人記今之西京，而傳後之西京，俾後之西京人讀此編，其必歎曰盛哉古之西京，人物戶口之衆且夥哉。又歎曰福哉古之西京，歌舞飲食賞心樂事，富且庶哉。又復歎曰幸哉古之西京，右文有澤，雖布衣韋帶之士，其鼓筆舞文以記其盛事，一至此哉。

西京傳新記序



# 西京傳新記 初篇

明治...  
三...



此余所以奮筆記斯編也。嗚呼逝水年華。駒隙不啻。昨日之新奇。為今日之陳腐。今日之俎豆。則為明日之芻狗。然則其題曰傳新記者。則一時之傳新。而非萬世之傳新也。唯以今之人。記今之西京。使今之西京人讀之。其果為新奇邪。為陳腐耶。俎豆邪。芻狗邪。雖我不知其何如也。

明治七年甲戌七月廿一日。三溪老人。識于西京西洞院。脩竹芭蕉涼處。

純菊池 西京傳新記初編

三溪居士 著

小巒

昔者胎皇オホジン之戡定區宇也。治教休明。風俗敦厚。首聘百濟博士王仁ハカセ。王仁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於是令皇子就學經典。我邦奎運鬱興。典章文物。繁乎可觀者。蓋基于此云。自是厥後。有若カシコキ 鷓皇ニントク之賢。有若カシコキ 推郎子ウカイラツコ之仁。遂至推讓三年。令天位ヲ空。其高風清節。視諸三讓之泰伯。延陵之季子。有過無不及也。宣王仁薰陶涵育之功。致其然邪。抑胎皇治教休



明之澤令之然而已。嗚呼學校不可以不設業已如斯。是以維新以還。朝廷大振文教。徵天下才俊豪傑。雄偉奇特之士。凡海外萬國。以一技一能。顯于當世者。爭應召募者。日盛一日。於是有文部之省。有兵學之寮。建之病院。以治其癘。設之學校。以講洋籍。凡論府縣。弗分都鄙。雖以遐陬僻壤。十室之邑。三戶之村。皆有學校之設。以教導其子弟。竟至於邑。無不學之民。里無沒字之子。駸々乎日進文明之域。豈不亦盛哉。要之皆論語十卷所胚胎。嗚呼。胎皇之德高矣。王仁之澤深矣。

小黠之設焉。西京之府。先為之唱矣。是以教化之洽。生徒之夥。在諸縣之右。大凡西京之地。南北九里。東西六里。人口凡五十萬。區為上下。上京三十三區。與下京三十三區。合為六十六區。每區置一校。校有教師。其教句讀者。曰句讀師。其教習字者。曰筆道師。其教算數者。曰算術師。算師分科教之。一為珠算。一為筆算。珠算專用牙籌。筆算則用石盤。皆隨生員所好。教導之。而區有正副二長。以管轄區內事務。又有戶長。以佐其勞。邏卒以巡察其非常。鐘鼓以報其更漏。其備盜防亂。濟窮賑貧。不可謂不具也。是以其權常



在區長。其命教師。雖取給于民費。仰裁于政府。要皆區長所請求。故區長之與教師。同心戮力。各務其業。而後生徒振矣。學政舉矣。今之關係事務者。不可以不察也。

每區小費。各設等級。以試生員進步。三月而小試之。曰小檢查。春秋而大試之。曰大檢查。曰句讀。曰習字。曰算數。分級各五。初級則試以皇朝年號。及五十韻。皆諳記之。四級則試以市郡制法。職員令。學庸等之書。皆朗誦之。自三級以至一級。則試以語孟小學及翻譯西籍。皇漢諸史略。亦皆講讀之。其生員六年而

今所揭  
等級及  
課業書  
目皆癸  
酉春舉  
所見記  
之爾

初上費。十有三而下費。以為常例。小檢查則中費。講官及吏員莅而試之。至大檢查則知參事親臨而試之。凡生員應試者。署其等級書名。及某區某費某教師。某籍族。與其姓名支干年齒。于窄小片楮。或十葉。或二十葉。紙線以貫穿其上頭。及期而出之。講官講官次第呼其姓名以試之。其不誤讀一字者。為上試。誤二三字者。為中試。其遺忘失誤。至於五六字者。七八字者。為下試。為落第。每區生員男女合併。自三四百。以至六七百人。云。此皆平素小檢查所目擊。若夫至春秋大檢查。則聚各區學童于小費。試百日勤惰。



于片刻其教師苦心與生徒勉強固非一小檢查所得比擬也。

東方未明明星有爛區長戶長與三教師句讀習宿

齋戒集某區某費費之門外揭菊章二毬燈又見白

沙堆積如垤者門之兩楹蓋邦俗敬禮貴官之所致

費之正面少高迎賓之處名曰玄關玄關設幕與屏

幕皆玄章屏皆泥金燭光映射俾夜為晝繞而過廊

廊盡而堂堂大可容千餘人其中央高一級處名曰

床間挂一雙古墨蹟筆致老蒼龍躍鳳翥亦人間所

罕購下置古銅瓶插奇花異艸香氣襲人而其設席

之處敷陳華玉之几文貝之案其堂上東嚮踞于倚

子者為某參事其西嚮議事者為某大屬其援筆閱

簿書者為某史生其聚首而整頓書籍者為某教師

某區長有剪燭者有捧茶盃者有添爐火者有偶語

者有坐睡者蘭燈煌烏如入不夜城華燿燦乎似展

蜀江之錦既而學童蛩集填咽堂之內外擊鼓其鐘

東方已白矣教師區長皆馮倚子坐定而檢查筆矣

圖書在其左筆研在其右先呼生徒名姓生徒唯唯而

起一揖而進官吏問曰五十韻何如兒應聲曰阿伊

字江於加幾久計古又問曰阿字橫行何如兒應聲



曰阿加佐多奈波滿彌良和吏又問曰歷代年號何如兒又應曰大化白雉白鳳朱雀白鳳朱鳥大化大長大寶慶雲和銅靈龜養老下至元治慶應明治之今不啻流水下板毫無窘束之態不遺一字不謬一句吏微笑曰善矣真寧馨兒哉其成立可以想見也教師得色拭汗曰唯唯兒齡僅六年二箇月耳兒欣然揖而退又呼一兒應唯而來吏先披大學試其一章兒朗誦曰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讀未十數字遺忘百出愈讀愈誤吏睨曰止止何其遺忘誤讀之甚哉教師泚頰俯首曰洵如尊命也此兒平生毫

不奉教師薰陶其稱疾病事故而不上黌者月不下十餘日非弄紙鳶則啖狗兒人百而學之已十之人十而學之已一之宜矣其漸漸退步以致其誤謬願尊官教諭以開覺路吏顧問之於區長曰洵如教師所道也問之於戶長曰然問之於群兒曰然兒面契心悸不能出一語少為朗誦前章末句曰十目所視十指所指其嚴乎衆皆為之絕倒矣

而乙兒進東童去而西童來其狀貌都雅衣裳端正一睹知為貴族者某公子近來上黌也其靚粧炫服



粉面而皓齒。能閑於進退者。某小姐頃學字也。短小而黎面者。長大而癡呆者。黠者。狡者。駑者。駁者。默者。多口者。沈重者。輕巧者。千狀萬態。不可方物。俾觀者。心目眩轉。想像與童男童女。入海求藥之徐方士也。又俾人俯仰應接。想見諸孫振振之郭汾陽也。又俾人疑布袋和尚。聚群兒相游嬉也。日將晡。而檢查正畢矣。繼以燭。參事乃設臚。而賜物於群兒。以勵其勤惰。群兒整肅。一揖而進。再拜而退。折旋中規。進退中矩。亦可以見其師父薰陶有素也。

近日官少更革。小黠課業表。交以單語編。及諸國郡

名。是以雖奇字僻畫。目未嘗慣熟者。黃口小兒皆能記之。亦可以徵開化一端也。嘗聞之於友人。曰。頃有一兒。其下小黠。喜翫獨樂。絕不事溫習。其父呵之曰。勿盡溫讀單語編。以質其遺忘。兒掉頭曰。爺爺勿必深尤。不知爺亦記彼單語編否。夫獨樂者。於字為獨樂。見今不傷害他人權利。以樂其獨耳。又何足深尤哉。其父默然。不能復答云。嗚呼。小兒狡黠。敢弄黃口。以輕侮長者。亦闕黨速成之童耳。非其求益者。不問而可知也。唯當今知識日開。雖以五尺童。識字讀書。業已如此。孔曰。後生可畏。昌黎曰。生乎吾後。其聞道



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亦可以為吾輩韋弦也。  
 巡田六十四覺。而說諭開化之旨者。名曰巡講師。其  
 人皆出於中覺吏員。其所講說。不囿某書某編。混清  
 經史。辨折和漢。乍而雅。乍而俗。乍而罵。乍而笑。以滑  
 替之。辨而行堂堂之論。蓋非腹畜萬卷。躬閱歷世故  
 者。則所不能。要之俾府下愚夫愚婦。弃舊就新。駸駸  
 乎日赴開明。以利其幸福安全。是求為耳。講之日。一  
 覺一月。以一日為常例。講師率以午前十時莅覺。聽  
 講者蟻集蜂屯。無席可容。長幼有序。男女異席。其漸  
 髮長鬣。頗帶洋臭者。則近鄰歐學舍生員。而其身穿

等身外套。腰束淺青條帶。兀寒暄應酬。一以英語者  
 非。誠西籍之糟粕者。則洋人之唾餘。不然則假開化  
 以文其陋也。其束髮種種。如鈎斯曲。如喙斯尖。厘削  
 其額髮者。不問而知其為固陋田舍漢。有白首而脩  
 顛者。有二毛而如蝟者。蒙髮者如河伯。頰頰者似金  
 童。西家愛髮。則與東家新入並坐。南隣老媪。則與北  
 舍少婦相比肩。笑語紛沓。頭上累頭。肩外接肩。若和  
 尚說法而演史。講小說。若五百羅漢。聚于祇園精舍。  
 受世尊。濟度。既而樓鼓報十時。講師上席。咳一咳。揖  
 一揖。俯流所一坐。氣象軒昂。如眼中無人。乃引茶盃



與之一二口。乃徐徐焉說起。文明開化。亦由初內  
 故低語音。以取威重。滿堂屏息。促席側耳。寢聽寢熟。  
 使人津津入蔗境也。當是之時。講師舌益滑。氣益揚。  
 音吐朗然。乃說起曰。方今文明。知識日開。電機可以  
 通五方之信。于瞬間。不須倩天狗。而果急脚也。漁船  
 可以赴于龍宮城。不須賴浦島。而聘音姬也。衛濁可  
 以照十方世界。不須佞阿彌陀。而假毫光也。昔之所  
 無者。今盡有之。昔之所乏者。今用有餘。以日開之知  
 識。進月盛之開化。然而墨守故套。動曰。斷髮則夷狄  
 之俗耳。脫刀則高賈之風耳。吾不忍學之也。守株刻

眩不識。棄舊圖新。何其頑愚固陋。一至于此哉。吾請  
 試舉開不開之說。令諸子聽之。春日遲遲。更鼓未及  
 十二時。請安坐而聽之。夫諸子亦不見彼新聞。帝  
 乎。頃下京有一沙彌。蓄髮為俗。食肉娶妻。自號曰念  
 佛度世。是亦非開化之僧邪。又聞鴨東有一歌妓。嫁  
 而為商之婦。鬻釵絕絃。一從事蠶織。是亦非開化之  
 歌妓邪。又城西有一士族。賣劍典甲。大闢茗園。利市  
 百倍。以潤其屋。是亦非開化之士邪。凡如此者。所在  
 輩出。不一而足。凡王化所波及。雖以翔走飛潛之  
 類。皆知開化可喜。故鷲化為鳩。雀化為蛤。山薯化為



鰻魚佐用姬化為石。清姬化為大蛇。田鼠化為鷄。而  
 其尤化而充開者。結髻化為斷髮。長刀化為脫刀。有  
 衣化為洋服。大名化為高人。雛妓化為老婆。若聞客  
 歲顏見世臘尾能優演劇。高島屋市川右團治。四條北劇  
 演七變化。戲化為名妓。化為雷公。化為舟師。化為狐  
 狸。化為獵夫。抑俳優一匹夫而已。尚且變化無極如  
 斯。况正士大夫而不知開化為何事。其弗如于鷹。于  
 鳩。于山薯。于佐用姬。于清姬。于田鼠者遠矣。言言逼  
 理語語砭骨。聽者困頓。有坐睡者。有欠伸者。有脚生  
 麻者。耳語曰。講師絮談。何其不收舌之晚耶。講師神

憊舌乾。漸了講曰。舍密先生已待久矣。先軍正老矣。  
 請繼以後勁。一揖而退焉。聽者起而旋矣。  
 既而旋者。喫煙者。乞茶者。竊脫而歸家者。潮湧波驚。  
 少為坐定焉。舍密講師上席。詞辨明爽。舌鋒極銳。辨  
 玉石。論水火。微入毫忽。細拆絲黍。聽者驚嘆。相語曰。  
 新奇新奇。吾輩從前所不夢見。亦是開化餘澤而已。  
 最後硝壺噴煙。盆中生燐。奇幻百出。如觀善暝技。人  
 人矚目。未嘗不驚其奇技也。既而更鼓正報十二時。  
 講師急救局。曰今日之技。皆其門墻。未足盡闡奧也。  
 請異日傾倒其所畜。使諸子觀之耳。舉坐嗟稱不已。



一姬與一婦竊相語曰。前席則類於落語家。後坐則似善暱師。何其小黷之似新京極乎。新京極。所謂誓願寺道場所在。皆イセモ清場テマツカ。然而不要看錢者獨何歟。婦應聲曰。不須必キトセ怪。每戶一年已納五十錢之稅。此所以其不利看錢也夫。

女紅場

女工之不可不講。其所繇來者久矣。前有應神天皇遣阿知使主于吳。求縫工女。後有雄畧天皇遣身狹青檜隈博德於吳。又求縫工。吳主獻工人漢織アハトリ吳織クレハトリ縫衣兄媛弟媛。乃以兄媛奉大三輪神。以弟媛

為漢衣縫部。自是厥後。凡論王公卿士。以至農商工賈。其用力於蠶織。史不勝書。故雖以后妃夫人之貴。躬親蠶事。不敢委之於他人。其織絰組紉。學女事。以共衣服。戴記舉之于內。則是刈是獲。為絰為紵。周詩載之于國風。景山與京降觀于桑。是衛國所以致富強也。載玄載黃。我朱孔陽。是豳風所以力紡績也。降至於叔世。雖庶人販夫之妻。不織而衣。不耕而食。不解紡績。織絰可務。吹竹彈絲。以代針黹。酣歌恒舞。以為眠食。因習之久。嘗無一人革斯弊者。識者竊憾焉。方今維新。百廢畢舉。首設女紅之場于府下。令知蠶



織不可以不務。以明治六年癸酉之三月。開場于城東祇園街。令歌童舞女。佐酒獻笑之暇。盡從其師學女工。於是家養漢織。戶畜吳織。久而不懈。內則之治。葛覃之風。可坐而致也。兄媛弟媛。何足道也哉。

西京之地。各區皆有女工之場。而予獨推祇園街為唱首矣。祇園之地。原屬花柳之淵藪。是以歌妓舞童。游手徒食之者。十居七八。府廳設工場于此地。蓋有深慮而然也。場在祇園街中央。延袤各十餘間。而門在其中間。門內有局。區而為二。西為會社。區戶二長居之。以勾當局務。東為教場。壁上揭場規。壁後有

樓。可階而上。樓上可以設二十餘筵。皆屬教場。相上區。曰万春樓。諸婦羅列。各從事縫織。玻璃障明。而曦景映壁。幟影飄風。而媚香襲衣。樓上挂華燈數十枚。玲瓏輝映。眩轉心目。其華麗宏壯。固非尋常華舌可名狀也。教師五名。各掌一局。有教裁縫者。有管紡績者。有督刺繡者。有課蠶織者。妓女率曲眉而便體。粉面而黑齒。有似西施者。有類玉環者。素面者則如錦姊。而豐艷者。則欺紅拂。小蠻倦繡。而殘絨唾窓。蘓小眉重。而海棠欵睡。金機穿柳。而玉梭橫霞。得非織女後身邪。藕絲織錦。而彩雲滿室。得非中將姬再生邪。



其經亂緯絕。少帶怒氣者。彷彿于斷機之人。而其色  
 態迥邁之。其倨傲自負。織自若不顧者。似類于蕪李  
 子之嫂。而其才色。固非同日之比也。其長一身有半。  
 非尋常衣裳者。一睹而知為某先生寢衣也。少女好  
 服間色。雖紅紫不得為褻服。戀戀之綈袍。則范叔  
 之夜。而斑斕之衣。則老萊之服。剪刀裁紅。而金針縫  
 翠。火斗熨黃。而春葱摘白。百般縫織。悉聚一席。既而  
 了童來迎。一妓辭而去。蓋情郎聘之也。又有女奴來  
 促。一妓辭而歸。其少有姿色者。隨迎隨辭。其留於後  
 者。皆黎面無鹽。推髻蓋光。而雖有才操貞淑。如闕睢

葛覃其人。嘗無一人聘之者。豈非以愛其色而不顧  
 其才邪。今夫士之懷才學。而不售者。亦如斯爾。其朝  
 拔一人。暮拔一人。以應烏公之聘。如温與石者。皆有  
 才色之徒。而獨昌黎如其人者。抱回天之才。沈淪下  
 僚。文益工。而命愈窮。以為乞丐哀蹠之語。豈謂非命  
 邪。然妓輩不售。其不平之色。無幾微見于言面。士而  
 不用於時。為乞丐之語。安得不愧一歌妓乎哉。  
 靈雨其濛。時暗時明。點滴有聲。蕭寂殊甚。智息院古  
 門前。其陋。蒼有一措大。年約若冠左右。為人滿洒清  
 秀。眉目如畫。非落魄業平。則延若浪華之松。若素關左

秀眉目如畫。非落魄業平。則延若浪華之松。若素關左



士族某氏庶子。維新以還。淪落于民間。以與西京士  
 人某。有中葭草之緣。近來客寓于本地。以其善臨池。嘗  
 為小費筆道師。居無幾何。以病免職。家居無聊。貧窶  
 逼骨。為人傭書以為活。沈疴伏枕。數月不瘳。神骨清  
 羸。鬢髮長。宛然如光源氏病癘廬。其風貌色態。愈  
 病愈惡。雖人間閨秀。操如冰雪。貞如金石者。其一目  
 之。安得不三秋波一轉。通慇懃邪。而况於墻花路柳之  
 歌妓輩邪。而况於風情水性之閨黛釵裙。毫無守操  
 者邪。先是客歲首秋。生與友人。避暑于四條涼棚。樓  
 上有客。盛陳妓樂。柳笑花歌。乍有一歌妓。逃酒倚風。

俯鑑於流。金釵脫髮。鏘然墮水。生時在涼棚。濯足。水  
 中有物流而觸足。拾而視之。則金釵一枚也。飾以珊瑚  
 珠。而不知其為何人之物也。乍樓上有人。嬌聲呼曰。  
 擅郎所拾得之小釵。即是賤妾誤所遺落。幸得還賜。  
 為惠亦大也。生自樓下。熟視其人。則桃面而柳腰。年  
 可十八九。信絕世佳人也。生首肯曰。諾哉。第樓上與  
 樓下。道阻且右。何不枉蓮步而累一顧邪。妓應聲曰。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生直口吟一首。迺製曰。鳧川  
 也似銀河樣。隔斷人間織女星。此日當陰曆七月七  
 日。俗謂女牛渡天河相會見云。故將此語戲之焉耳。



既而白兩俄至。黑雲蔽天。生與友人。倉皇收酒具。妓亦失所在。兩益劇。遂分路歸其家。明日妓令女奴贈紅書。付以酒饌。為通慇懃。且謝不敏。求還玉釵。生亦報以香囊粧具。遂返完玉釵云。嗚呼一枝玉釵。以結赤繩之良緣。半日納涼。以全百年之偕老。鳥川以為銀河。涼棚以比鵲橋。何其才子佳人相遇于河上。與天上女牛相似類之甚哉。自是厥後。生與妓綢繆卒歲。竊喜以為天假之緣。生此日病少瘳。起四顧枕上。藥爐火燼。而湯鼎烟消。蛛絲封窓。而塵煤堆案。日將晡。兩益細。境益幽。陋巷乍送。寔然履聲。漸近而漸急。

闖戶而入。為嬌聲自語曰。吁勞矣。生臥唯呵曰。誰也。昏暮叩人之門戶者。唯呵一再。絕無應之者。少為媚香薰坐。紅裙拂席。現出一個佳人于屏風外。來正是梨花帶雨。而海棠泣露。揚柳恨風。而小桃含媚。生停睇凝眸。熟視之。則其所昵歌妓某是也。生疑團未釋。以為狐狸所致。橫觀直矚。以益怪焉。乃一喝曰。何物妖狐。敢魅汝公。僕雖驚矣。豈為狐狸所魅者哉。何不改陳手弄新。手不然。速去。勿復來焉。妓進帖坐于枕上。取煙具于衣帶間。纖手拈鐵筋。撥起爐灰。一塵獲一星火。喫烟一口。麝煙迸朱唇。煙中熟視生曰。郎君目妾



以<sub>二</sub>狐狸<sub>一</sub>。此妾所<sub>レ</sub>不<sub>二</sub>甘心<sub>一</sub>而受也。何則妾之於<sub>二</sub>郎君<sub>一</sub>。綢繆經年。膠漆不<sub>レ</sub>啻。得<sub>二</sub>一衣<sub>一</sub>則寄郎。獲<sub>二</sub>一食<sub>一</sub>則貽郎。一<sub>レ</sub>妓之花。以<sub>二</sub>妓樓名<sub>一</sub>纏頭<sub>一</sub>曰<sub>二</sub>花半片<sub>一</sub>之幣。不敢妄費之者。以<sub>二</sub>郎君<sub>一</sub>淪落衣食或不<sub>レ</sub>給也。妾不<sub>レ</sub>負郎。而郎反<sub>レ</sub>負妾。不<sub>レ</sub>唯不通<sub>二</sub>半面<sub>一</sub>。併無<sub>二</sub>消息<sub>一</sub>。意者有<sub>二</sub>解語花<sub>一</sub>勝<sub>二</sub>于妾者<sub>一</sub>。一枝瓶插。無<sub>レ</sub>乃供<sub>二</sub>於觀翫<sub>一</sub>邪。然則其所<sub>レ</sub>謂魅人者。則郎君所<sub>レ</sub>致。謂<sub>二</sub>之野狐<sub>一</sub>乎。謂<sub>二</sub>之老狸<sub>一</sub>乎。諺曰。娼妓無<sub>レ</sub>信。雞子無<sub>レ</sub>角。幸而有焉。亦可以見<sub>二</sub>月于卅夕<sub>一</sub>。今<sub>二</sub>卅夕<sub>一</sub>見<sub>二</sub>月<sub>一</sub>。妓乎雖賤矣。未必無<sub>二</sub>孚信<sub>一</sub>也。且泣且怨。言言砒膚。句句銘骨。生俯<sub>レ</sub>首<sub>二</sub>以手<sub>一</sub>。淵默久<sub>レ</sub>之。既而曰。僕過矣。僕

過矣。唯卿所<sub>レ</sub>恨者。有<sub>二</sub>未<sub>一</sub>心服者。僕沈疴三旬。伏枕以<sub>二</sub>至今<sub>一</sub>日。何暇竊<sub>二</sub>折解語花<sub>一</sub>柳。以供<sub>二</sub>翫弄<sub>一</sub>之為哉。卿願少<sub>二</sub>平其妬氣<sub>一</sub>。令<sub>二</sub>僕畢其說<sub>一</sub>。妓怒少<sub>レ</sub>解。因微笑曰。妾非敢<sub>レ</sub>尤<sub>二</sub>郎君<sub>一</sub>。唯愛慕之情。不能<sub>レ</sub>自<sub>レ</sub>過。過慮越<sub>レ</sub>想。以至<sub>二</sub>出怨言<sub>一</sub>。郎君襟懷。滄海不<sub>レ</sub>啻。庶<sub>二</sub>其寬假<sub>一</sub>而宥<sub>レ</sub>之。因披<sub>二</sub>其所携<sub>一</sub>袂包。出<sub>二</sub>鮮衣一襲<sub>一</sub>。示<sub>レ</sub>之曰。此是賤妾歌舞之服。所<sub>レ</sub>裁縫于女紅之場。又採<sub>二</sub>紙袋<sub>一</sub>于其懷中。出<sub>二</sub>紙幣三圓<sub>一</sub>。曰。此一圓則兩<sub>レ</sub>月戶稅。所<sub>レ</sub>負債。此三方則薪米之資。可以支<sub>二</sub>半月<sub>一</sub>也。此一圓一方。則郎君宜<sub>レ</sub>求<sub>二</sub>可適<sub>一</sub>口之物。以保<sub>二</sub>其病疴<sub>一</sub>也。擇當<sub>二</sub>一一<sub>一</sub>。介鉢不差。善矣陳孺子分



均肉之更出楮幣一方。急倩人需酒饌于近街。先添炭于爐中。火活鼎沸。既而酒肴亦至焉。妓與生隔火爐對酌。故呈媚曰。文潤殊甚矣。何不快傾一盞。以消遣連日之鬱悶耶。因自傾一盞。擬之於生。生掉頭曰。勿勿。沈疴未瘳。酒亦禁之。肴亦禁之。凡一切食品。皆醫師所嚴禁。妓首肯曰。若然。雖妾亦未何之而已。妓獨酌已酣。眉暈潮紅。而眼波流秋。起取壁上三絃。不別須象撥。故低其調。瓜彈一曲。唱歌曰。吾戀波澄吉川。迺圓木橋。渡仁危之渡。彌波思布御方。仁逢里哉。世奴譯曰。渡則傾危不渡愁。有如獨木架溪流。嬌心

一片爭消得。欲見蕭郎難自由。又謠曰。吾戀波澄吉浦。迺夕景色。唯阿遠阿遠。登磨都波加里。待波宇比毛濃。都良比毛迺。譯曰。妾比澄江天欲暮。無邊松樹綠成堆。人間最是傷神事。待盡情郎竟不來。聲清音爽。雖木石田舍翁。毫不解風情者。令魂消肉動。不覺擊節呼妙也。生默不語。妓曰。何其鬱鬱則然邪。不如試歌謠其心情。令妾聽之。生嗟嘆曰。僕辱卿之庇顧。業已二裘葛矣。凡自衣食薪水之事。以至坐卧朝夕之費。唯卿是維依焉。而未有涓滴報之。鴻恩天大。無物可狀。感荷何已。妓笑曰。妾之於郎君。不啻比翼連



理而郎君薄情。出此水真語。以妾為路人。内子原是  
 一蓮托生。何庸勞衷情哉。生曰。感謝感謝。卿之愛僕。  
 為日已久。僕亦春秋已富。幸而青雲時至。沈疴全痊。  
 得赴東京。則雖不至勅任之榮。亦將及奏任以上。百  
 圓月給。可垂手而取也。如然卿亦夫人耳。后妃耳。西  
 陣錦繡。可以纏其身也。薩摩締給。可以粧其體也。飽  
 八新之割烹。而食生龜之鰻鱺。八新。生龜。皆西京有名割烹家。炊玉  
 薪桂。願婢使僕何欲。不就。卿其姑。忍之。以竝時至。諺  
 曰。果報卧而待之。不其然哉。妓曰。如然真可賀也。妾  
 昨日詣女紅場。聞區長之語。曰。在昔有素戔雄尊者。

娶一美姬。盖八坂神社是也。抑素尊者。魁傑驍勇。有  
 八握鬘。而其所娶美姬。今忘其名。盖有類五穀者也。  
 生曰。禾邪。曰。否。麻邪。曰。否。菽邪。曰。否。麥邪。曰。否。妾既  
 已記之。曰。何也。曰。稻是也。夫其虬鬘。分八握。面目猗  
 猗。可怖之素尊。而愛稻姬如斯。鄙語曰。好色在志慮  
 之外。不似所見也。况以郎君面首。魅世之美姬。艷妾  
 為之妻者。焉得不生雙角而起妬心乎哉。生擁妓曰。  
 請試稻田。一穗。妓笑曰。郎君沈疴未瘳。既禁其酒。又  
 禁其肉。而今又如斯。妾恐招醫人之嗔。生曰。美麗如  
 卿。焉得不破其禁。而喫一粒哉。妓微笑不應。爾後不



西京傳記 卷之八  
知復話說何事也。時小鬻更鼓鼕鼕徹耳。蓋報六時也。

居士記至此一解。掩卷歎曰。為才人難矣。為佳人亦不易。而其尤可愛者。數奇之才子。薄命之佳人是也。今以薄命之佳人。嫁數奇之才人。琴瑟和諧。綢繆卒歲。雖時出怨尤語。要相思戀之切。出不得已。未足深尤也。昔人有句曰。生嫁才人非薄命。世間多是富兒妻。唯此十四字。亦當移以贊二人也。

八坂神會

西京神會。一年四時。無月無之。而其大者。曰御靈日。

稻荷曰。今宮曰某。曰某。不一而足。而今特以八坂神事。夫長節為首唱矣。八坂神會。尤為曠古盛典。成親俊寬圖平氏。款乘祇園會。雜沓誅鋤之。平語已載之。既而平替源興。降逮於室町氏之時。雖時有盛衰。未嘗廢其祀。至於織田氏。戡定逆畿。畢復舊典。於是八坂神會。頗極其壯麗云。

八坂神會。原以六月七日行之。近用大陽曆。越以七月七日為本日。此日迎神輿。以其十四日送之。六月三十日。及七月十八日。洗神輿于鴨東。謂之御輿洗。凡此前後十數日間。已論鴨水西東。酒肆茶坊。妓院。



娼戶。結夥釀錢。剪紅刻翠。競演雜劇。以引游客。笙鼓紛喧。使人不覺至。舞蹈也。

先期十日。四條坊。及左右巷上。設山棚。山車。陸船。諸具。山車謂之鉾。山棚謂之山。鉾者則車上設樓閣。全碧瑩煌。包以錦綺。若危塔。若穹閣。若層樓。海市湧出于空中。上卓百尺長竿。所謂百尺竿頭。進一步者。而卓眉尖刀者。其名尤顯。烏人皆呼曰眉尖刀。鉾樓上載鼓笙一部。終夜合奏。一市如狂。及夜則球燈聯絡。引而上之於車上。星光萬點。燁煌如晝。謂之不夜城邪。曰未足比也。謂之廣寒宮邪。曰未足狀也。鉦鼓聲

耳。而火氣照天。人客排擠。相肉薄而行。蘓季子所謂。連袖為幕。揮汗為雨者。蓋非虛託也。山者則上設全彩人勝。及絹花綉山。棚之四隅。圍以吳綾蜀錦。其規模宏麗。雖不及山車之大。亦足以驚人目也。鉾者則大車以載。二人巾而開扇而立車上。壯丁十人執絆。而在車下。扇揚而車進。挽者唯扇是視。以為進取。不唯一拳。使五指。是亦奇也。山者唯俾數人舁而運之。為耳。有客見問曰。昔者有力技山氣。蓋世者。今使數人舁十仞之山。移之於市街之間。豈不亦奇哉。予答之曰。孔曰。仁者好山。孟曰。挾太山。孔孟尚能為好



山挾山之說如斯。况方今高賈之法日盛。華族好山以開店于橫濱。士族挾山以設肆于神戶。農亦山耳。商亦山耳。甲亦山耳。乙亦山耳。官員挾山以貪月給。娼妓挾山以騙游客。舞妓而不好山。則不能博纏頭浪儒而不忘山。則不能牟潤筆。其以詩擅聲名者。似白樂天山。其揮稻而獲釜者。類郭巨山。其礪爪如鑊。刈金如草者。非蘆刈山。則木賊刈山。戟手而橫行者。何其似橋辨慶山邪。好跋涉名山者。何其似行者山邪。佞佛者如觀音山。敬神者為岩戶山。事親而孝者。非孟宗山邪。愛梅而為友者。則天神山也。然此數者。皆

山之最小者。丘垤培塿不啻也。至其高且大者。有丘視雁宕。而垤視天台者。有駕于富岳。而軼于白山者。其昇山。拔山。好山。挾山。移山。亦何足深竒哉。客驚歎久之曰。何其當今仁者之多。一至此邪。祭之日。洒掃室堂及庭。戶挑紙灯于軒。大抵題御神燈三字。體皆八分。或篆。或隸。唯其所欲。然一坊一樣。萬燈如雪。使人想見上元題燈之景况也。軒皆施帷幕。席皆布華氈。圍以泥金書画屏風。皆人間所稀購。其墨躍而筆舞。如龍斯騰。如鳳斯翔。一擒一縱。一張一弛。意到筆從之者。非山陽賴氏真蹟。則海屋貫名



氏肉筆其六扇屏風縱橫飛動書其得意長古者星  
巖梁翁之筆而其磊落奇異題飲中八僊之歌者則  
池大雅之書其著色博彩精工緻密花卉翎毛皆如  
生者則圓應舉刻意之圖而其峰巒競秀萬壑爭流  
雲煙迷離蒼翠如滴者則非竹田画史則對山老人  
不論南北不須宗派左視右顧如赴一大展觀會使  
人應接之不暇亦一壯觀哉而每戶清楚有鬪碁者  
有羅列煎茶具者有置酒高會酣歌而起舞者既而  
天明日升更鼓將十時人客輻湊肉薄于市街之間  
而山車也山棚也前後接踵鼓笛如湯區長戶長皆

儀服而為之導亦可以窺昇平世界一斑也

方神輿過市環甲戴胃執弓矢警衛道路者名曰都

留迷曾蓋雖以維新以降四海無虞豈容無保護

神輿以備不虞邪都留迷曾者何哉昔者士之落托

不能自活者賣弓弦以為業我邦呼弦曰都留迷曾

者何也蓋求買之之謂也或曰都留迷勢迷勢者何

也蓋欲賣之謂也迷曾之與迷勢未知其孰是吾將

就識者質之

四條橋

西京有四條橋猶東京有兩國西京有鴨河猶東京



有隅田川。川之東西。酒樓妓院。鱗次擲比不啻也。是以衣香扇影。往來如織。肩磨轆擊。項背相望。其東則東山綿亘。疊翠走碧。如波濤起伏。朝宗于海。其巍巍然如垂紳端笏。王者位于廊廟者。則為叡岳。與叡岳相對壘。而門望威名。未嘗少屈下者。則為宮嶺。其他為音羽。為如意。曰某。曰某。攢蹙重沓。筆不勝書。所謂三十六峰者是也。其樓閣重層。碧瓦如鱗。堊壁如雪。隱見于翠松紅樹間者。則為丸山。其最高最聳。如危塔刺天者。則為長樂閣。當長樂閣之南位。金碧輝煌。為凌雲之勢者。為八坂塔。與八坂塔。相比肩而飛閣。

雲棟與夕陽斷霞。相映帶者。為清水閣。而其下深林茂樹。翳蒼森鬱者。為知恩。為建仁。為高臺。為東福。為南禪。黑谷之諸寺。名院巨刹。弗暇盡舉。而八坂神社。在其中央。聲名尤著。顯云。眺矚久之。紫翠縹渺。煙嵐如染。彩旗飄風。而湘簾映水。家畜西施。戶養玉環。易牙調肉。庖丁解牛。蘓小可以佐納涼之酒。紅拂可以伴月下之飲。于春。于夏。于秋。于冬。于雨。于雪。于花。于月。紅裙之酒。文字之飲。無時不宜。無日不佳。予嘗有句曰。真箇京華安樂國。卜居自恨十年遲。蓋記其實也。而今歲甲戌四月一日。四條鐵橋。建築竣工。新行。



開橋儀。其宏壯偉麗。固非庸常筆舌可名狀也。是以今夏納涼之盛。比年不見其匹云。

吾嘗讀杜攀川阿房宮賦曰。長橋卧波。未雲何龍。唯

此八字。可以評今日四條鐵橋也。橋架鴨河之西東。

如虹蜺。飲于水。如蒼龍騰于空。欄柱橋梁。一以精鐵

築之。飾以青綠漆。嵌以鐵牡丹。堅實精工。一取法于

洋制。橋上銜燈。玻璃照水。橋下水聲。鏗鏘叩玉。赤日

沒西。而清風送涼。於是兩岸樓臺。萬客倚欄。水中涼

棚。千人傘酒。銀燭競光。球燈鬪彩。如觀不知火于紫

海。如賞戰螢于宇治。如衆星聚于銀河。而照碧落。有

ホタルガッセン

鬪酒者。有命殺者。有聘歌妓者。有獨酌自樂者。有與

衆偕樂者。有起舞者。有酣歌者。左顧右盼。不暇悉記。

既而如意峰上。乍見火光。成大字形。波撒十丈。焰光

照山。觀者謹呼。以為壯觀。峰面舊有巨坑數百。一縱

一橫。自然成大字形。土人例以七月既望。積薪于坑

中。至期點火。以脩冥福。遠而眺之。筆勢怒張。其初筆

一畫。及九十餘間云。傳云。倣僧空海筆意。或曰。鹿苑

氏時。以其字形久而失真。令相國寺僧景三。再描其

形。以至今日。其他遠近山腹。一時點火。有似船者。有

似華表者。而獨東山大字。尤膾炙人口。亦關左諸州。



所不夢見。峰面火燭。而東山吐月。金波浮秋。而風簾  
漾涼。水面涼棚。棚外設棚。橋畔連榻。榻邊列榻。縱橫  
高下。無復立錐地。兩生對酌。剪燭鬪酒。雙拳交互。十  
指出奇。伸縮如意。叫號佐勢。叫曰。五五。三三。二為。四  
為。相合相合。一拳連捷。蓋鬪豁拳也。甲對乙曰。僕豁  
拳頗至奧妙。卿固非僕敵手。百戰百勝。多多益粹也。  
乙笑曰。母大言。母大言。勝敗兵家之常套為。得以一  
敗挫衄。屈其鋒銳邪。顧運用如何耳。如庄屋拳。則兄  
亦非僕之對。請嘗試之。遂決其贏輸。呼聲捷急。腕屈  
拳飛。乙七擒七縱。每戰皆捷矣。因撫掌曰。汝不聞乎。

工藝各有流派。在為要當。竦大成而定其評。為耳。二  
人沈酣。興趣愈王。乙促甲曰。聞兄今夕有鴨東之約。  
僕亦當從遊。以賈一醉而已。何其因循乃然邪。甲謝  
曰。沈醉已忘之矣。遂相共命一輛。人乘車。同乘而去。  
車夫連呼警路人曰。請恕。請恕。  
一酒人與一惡客相携。避暑于水棚。惡客曰。願得喫  
善哉。名糖羹和餅者曰善哉。如蜜者三椀。高卧于清風之下。亦  
足以消三伏之熱乎。酒人笑曰。何其淡泊而無慾哉。  
如僕則異之。傾三合南蠻南蠻名。嘗一盤鯉魚膾。陶然  
一醉。睡于水樓上。亦足以避連日之苦熱乎。惡客曰。



西京傳新記 初編  
何其襟懷洒脫。一至此哉。可謂不負酒人之名也。一人在旁。默聽久之。一揖進席曰。小人竊聞二公所道。各隨其性所好。未易猝優劣也。唯小人性本嗜糖羹。故百碗善哉。可一口而喫盡也。近又酷親杜康。故一斗南蠻可立而盡也。雖然嗜甘而惡烈。無乃阿其所好邪。黨於餅而擯酒。不可謂無過不及也。方今亦有類之者。有溺于西洋者。有固守皇學者。有奉支那學者。而其溺于西洋者。服亦西洋。食亦西洋。造屋必西洋。出言必西洋。娶妻必西洋。嫁女必西洋。一則西洋。二則西洋。唯西洋是為賴。亦猶嗜甘而忌辛。抱豚而忘

臭。安得謂開化之民哉。觀夫泥於漢而拘於皇者。亦皆如此。其奉皇者。開口則稱皇風。出言則原于万葉。奴視本居。而僕使篤胤。尸祝旧事記。而遵奉古事記。九目之所觸。耳之所屬。起居飲食。唯知有皇國。不省若英。若佛。若歐。若蘭。若俄。林立于兩間。而星羅于宇宙者。幾十萬。亦猶坐井而窺天。安得謂開化之民哉。其泥於漢者。動曰。六經。六經。不知經之所以為經者。為何事。動曰。漢文。漢文。不知善漢文而駕軼于韓歐。無益于日用。則不如學伊呂波。而熟讀單語篇之為勝也。安得謂開化之民哉。故以謂二公所道者。皆一



家所好惡而非天下之通論也。公等願破固陋之見。如小人所為。酒亦可以飲之。餅亦可以喫之。不分皇漢。不論華夷。採長而補短。破固陋而廣智見。可與稱開化之民。文明之治而無愧也。既而善哉亦至焉。南蠻亦至焉。鯉魚膾亦至焉。其人左手傾南蠻。右手喫善哉。喫彼飲此。摩其額曰。開化開化。亦不負為開化人也。

鴨河之水。沙淺流細。委蛇曲折。可揭厲而渡也。是以不能泛涼舫而撐畫船。而况於大艦巨航乎。迨歲維巨舟于水涯。狀如瀛船。彩輪映波。而紅旆招風。玻璃

之窓。絢爛之種。可坐以挹東山之翠。可臥以翫鴨河之月。其命酒呼膾。招羨召敵。一辨之其母肆。架板于舫半。以便青衣來往。亦奇構也。一妓一舞女。與兩少年。賞月于船樓上。少年舉白屬妓曰。月白風涼。奈今良夜何。何不各言其所嗜。以永今夕乎。妓應聲曰。願獲西瓜如冰者。盛于白銀之盤。與姊妹納涼飽啖之。舞女呈媚曰。願獲一年四時。觀新劇以娛其耳目。少年乃拋圓金。急命西瓜。紅冰堆于盤。而甘味溢于口。妓與舞女。健啖馬食。鼓舌曰。瓜其旨。維其時。少年微笑曰。快甚。快甚。如新劇則明朝當赴之耳。聞四條南



部頃日演兒雷也新劇。觀客輻湊丘山不啻也。舞女  
 踊躍曰真可悅也。妓沈思曰更有可悅者。少年曰何  
 也。曰難言也。曰雖然請試語之。曰不能也。往復一再。  
 寢答曰妾願獲貺明日觀劇之資。今日之西瓜既飽  
 矣。亦當求百千南瓜カボチャ以供三餐也。少年絕倒曰好笑  
 哉好笑哉。

納涼之候已逝矣。沙磧水縮而風霜砭骨。就橋下平  
 曠處。設最小矮屋。葦壁茅簷。可以容數人。店頭揭方  
 橫帟燈。曰紅葉羹。價幾錢。曰牡丹鍋。價若干錢。蓋都  
 人指鹿肉。謂之紅葉。名野猪謂之牡丹。曰某曰某。皆

揭價以表之。月黑風寒。霜威襲膚。夜將二更。饒客蟻  
 集。命酒呼肉。一爐一鍋。箕踞而取暖。既而酒熟羹沸。  
 香氣撲鼻。使人流涎三尺。食指為之動。饒客酒酣。左手  
 舉盞。右手下筋。隨喫隨飲。雜以葱根。葱脆肉腴。立盡  
 七八斤。更賈餘興。又命酒與肉。其操刀而屠牛者。則  
 類于舞陽矣。而其分肉甚均者。則似陳孺子。食而舍  
 肉者。得非穎谷封人邪。豚肩不掩豆者。得非晏平仲  
 邪。當是時。雖以齊宣之仁。安得以牛易羊哉。雖以佞  
 佛之梁武。安得以麵代三牲哉。肉雖多。不使勝酒氣。  
 惟酒無量。不及亂。使無位無官一匹夫。坐而飲大牢







賣之粥之者。綉時綺錯。向背相接。凡自三條街。至四條街。南北七八町間。殆乎無立錐之地矣。予數西京繁華鬧熱之地。必先屈指于此境。今零碎記述之。為田翁村婆。目未嘗夢見西京光景者。一讀瞭然。令其易知云爾。

當新京極之北。樓臺華潔。一摸倣洋製。中築假山。設池沼。池皆席大。區為六七所。隅池又安一亭。湘簾蒲席。繞以玻璃障。尤宜庚夏納涼之候。俯而觀之。水中朱魚錦鱗。浮沈潛躍。試投菓糕。凡水中鱗介。爭出銜之。乍有三朱魚。鼓鬣露腮。馳逐追隨。交爭一菓。未知

原鹿歸誰手也。既而赤鯉一口奪之而逃。小鮒千頭追躡逼之。赤鯉陷于重圍中。殆將所獲。終弃糕潰圍而遁。自罵曰。吁何勞德之甚哉。吾為一香餌。奔走角逐。流汗淋漓。遂為小鮒所獲。此得非所謂勞而無功者邪。此得非所謂鯉魚勞甚。而鮒專其利者邪。有戲於藻者。有唼萍者。有顧影自喜者。有驚人語深藏者。千頭自有十樣趣。百尾自有百態。如蜀江濯錦。而武陵涵桃花。彼邊簇赤。此邊漾黑。東池浮霞。而西沼流楓。使觀者心醉目眩。不暇應接也。池中有石。石上玄龜大可二三寸。縮頭曬甲。既而赤



日傾西。水風送涼。龜欠伸擡頭。四顧曰。吁。意快甚矣。快甚矣。午睡一晌。曦景將三時。勢宜赴四條。而一浴納涼。聘熟妓佐晚酌。今誤束縛于尺池寸沼中。豈謂非命耶。雖然曳尾于泥中。曬甲于石上。與浮藻居焉。與綠荷戲焉。與富而有憂。孰若貧而無累。與飽而取禍。孰若飢而令終。因呼赤鯉誠之曰。汝徒長大。不能登龍門而化龍。甘竊活于勺水中。與庸常鱗介爭餌于朝夕。何不自顧而重之耶。且汝大言曰。三十六鱗。三十六鱗。不知六六金鱗。今果何所用哉。抑僕之於汝。交誼之至臻。洵非一日。是以敢獻逆耳之言。以質

其疑云耳。言未畢。赤鯉再拜誓首曰。足下不以僕之不敏。數辱訓誨。鴻恩海岳。無物可方。敢謝敢謝。雖然。僕亦有說。僕原龍宮貫族。嘗仕龍王。辱其知遇。今有故寄留于本地。豈敢求不義之富貴。而遺故君之恩之為哉。若有用僕者。僕亦當踏東海之波。而食西山薇焉耳。寧爛死於沙泥。搖尾而乞憐者。非僕之志也。玄龜急掩耳曰。陳腐陳腐。何其似昌黎口吻哉。何其似昌黎口吻哉。

亭顏曰。山笑水媚。夏月鬻香湯煎茶。冬畜鷓鴣數十羽。以供過客觀翫。或曰。主人頗工於陶朱術。今日家



道之豐富。嗚呼豈為無以哉。

三寸玉板。晶瑩如鏡。五尺身材。摹寫逼真。眉暈頰窩。全然如生。袖紋衣績。宛然欲動。彼則島原名妓。此則新地歌妓。有豐艷而富麗者。有清瘦而妍秀者。有立而顰者。有坐而笑者。有插花者。有按歌者。有開筵而起舞者。有偶坐而款語者。千狀萬態。不暇盡舉。其他俳優照肖。名士狀貌。英佛諸尊。真影。以至夫名區勝場。堂塔樓閣。園圃池沼。風雨雪霜之景。莫不模寫曲盡。何其精妙奇工。一至於此邪。吾聞昔者有照魔鏡。善照人之肺腑。寫人之傲慝。不泄絲毫。若使斯鏡如

照魔鏡。不獨寫面目鬚眉。併寫其賢愚邪正。豈不可懼之甚邪。而今無其鏡。以厯厯玻璃。寫人之面目妍媸而止。幸哉。

歌妓三四名。與舞女五六輩。靚粧炫服。競奢鬪新。蓋賽菅廟也。歸塗相偕。佇立于寫真鏡鋪頭。春語夏曰。延若之兒雷也。肖則肖矣。獨奈口大而眼細。何若令眼口允當。則可以稱逼真也。秋耳語於冬曰。正朝之朝顏。與鹿之助之阿蘇次郎。美則洵美。艷則洵艷。唯惜美有餘而味甚乏。評最高而藝未精。若加以瑠寬之色態。兼高島屋市川右之技倆。無乃鬼神弄鐵棒。



邪。品題一一。皆中其肯綮。毫不失斤鈞。因呼主婦。問其價。曰彼三錢耳。是五錢耳。即簡其尤適意者。求之。尚嗷嗷未退。霜與露。竊品甲評乙。問主婦曰。洋服而于思。面目醜瘡。可畏懼者。得非米國毛唐人耶。曰某縉紳公寫真耳。曰鬣頭而鷹眼。鬚髮磔蝟者。非張飛之弟。則樊噲之兄邪。曰某舊知事某公肖像耳。短小而奴面者誰乎。曰某大屬也。長身而眇目者誰乎。曰某老公也。燕頤而虎頭者。類於班超。長頸而烏喙者。似於勾踐。重瞳者如項王。而隆準者則沛公。隨問隨答。妓大笑曰。何其官員醜漢之多哉。然有牙角者。乏

於羽翼。多財者蓄於色。天之賦物。予一而不予二。是以妾之所以日拜管廡。而月詣于金毘羅者。蓋欲熊魚兩得。了一生而已。曰兩得何如。妓笑曰。是無他。貴官員之月給。嫁俳優之家。亦足以娛樂一生耶。一書生來求寫真牌。主翁應接。指點曰。此是名妓之肖照。此是舞女之寫真。此是某知參事。此是某長官。因一一問其價。舞女貴於官長。俳優貴於舞女。名妓貴於俳優。生怪問曰。同一寫真牌而已。今官貴者廉。而身賤者却貴。何其價之不均耶。主翁點頭曰。君請勿疑。蓋以售與不售耳。今寫真之尤售者。以名妓為



最而非優次之。歌妓舞女又次之。而公卿官員次之。故售者貴而不售者賤耳。又何足深怪耶。生歎曰。善矣。因語主翁曰。昔者八代目三升市川團十郎之沒于浪華也。三都画工摸其真影。鬻之於市。以獲大利矣。又聞宋賢司馬光之薨也。京師民畫其像。印鬻之。畫工有致富者。一則一代之名優。一則不世出之大賢。其高下懸隔。雖不足取類。其画而鬻之。鬻而為富者則一也。今官員寫真。尤廉而尤不售者。豈其名聲有不及八代目邪。抑不及司馬君實之德之才邪。自問而自答。言言逼人。主翁不解。何謂。困極曰。南無。南無。鄰

婆獨語曰。東家亦復有說經耶。

高閣突起。上卓一旗竿。製皆一摸。倣西洋閣下聯榻。賣茶。旁種植奇花異草。與幽石相鼎峙。與簾帷相映帶。閣中設數十玻璃鏡。名曰唐人鏡。摸寫西洋諸洲名區勝壤。山川城郭。以至夫鳥獸草木。目未嘗慣熟之物。置之其鏡中。照而視之。神彩生動。摸寫逼真。使人如置躬其間。而親視其景。亦奇構也。日將午。觀客蟻集。各就一鏡而視焉。其樓閣重疊。有三層者。有四層五層六七層者。堅實精工。飾以白堊。粧以金碧。人烟稠密。不知其幾百萬。不知車幾百輛。馬幾萬匹。男



女老幼。往來道路者。又不知其幾百萬人。其規模宏壯。氣象雄豪者。一睹而知為龍動府也。其長橋俯水。城郭聳天。山遠雲晴。萬人蟻集。立而觀望。氣毬上于空中者。則佛都之真景也。其他名山大瀑。堂塔宮室。之瑰麗奇傑。種種摸寫。色色圖畫。凡全地毬所在者。一矚瞭然。不遺絲毫。而問其價。則僅一錢耳。可謂天下之壯觀。而天下之至廉者。

一村婆。拉一呆兒。立仰觀招牌。蓋獵夫生擒老狼之圖也。落月傾西。而老木刺天。深林邃谷之景况。寫出如見。使觀者不覺寒毛之生也。場師當戶。揚言曰。此

狼丹陽山中所罕獲。性暴而頑。喜啖人。諸公何不一見而廣其聞見也。決非尋常賈物之比也。喋喋辨說。喧喧招人。村婆就問之曰。看錢何如。曰。六十文耳。婆驚且笑曰。消魂消魂。何其價之貴而婪也哉。婆之故鄉所謂丹波山中。豺狼衆多。不唯犬豕。如然婆亦將歸于鄉里。車載豺狼幾頭。設場於此地。以博看錢。トクニシテ看場之西鄰。則為揚弓之場。場之正面挂的於中央。的大三四寸。維以糾組。組皆純紅的之外面。兼以方屏。屏皆馬皮。故中即為鼓音。凡箭之中的。則戛然發聲。箭逸而中屏。則繫乎而鳴焉。是以戛然。繫然。繫然。



然中者則曼然逸者則藜然終日終夜藜曼之聲不  
姑絕亦可以想見其繁華一班也場之主人大抵以  
破瓜左右名姬粧皆時樣品皆嬌艷其百發百中射  
術之精妙不唯穿楊之養由貫虱之紀昌玉手雖無  
貫革之力猿臂自有沒羽之妙其日來試射者僧侶  
也士流也若商若農皆借弓與箭以試之箭多盛箱  
弓皆不過二尺餘皆出價假之都下年少名欲箭之  
中的其實則求中名姬之意而百發一中尚且不易  
獲嗚呼養由之射似難而實易矣中美人之意則似  
易而實難也昔人名美姬曰花箭蓋其一中之者不

至傷其身者幾希矣世之年少輩寧求羽箭之中的  
毋使花箭中其躬  
揚弓之肆挂木牌數十枚于左右壁間以標揭射者  
工手曰百中某曰二百中某至其尤命發奇中穿揚  
貫虱之絕技千發千中不虛一矢吁亦可謂奇藝也  
此知藝之精者秋之奕僚之丸師曠之治音庖丁之  
解牛雖其所作為各異及其成功未必不歸一塗也  
而其至精者何邪曰神完也守固也昌黎曰外慕徒  
業者皆不造其堂者吾取以為斯道銓衡  
彩旗萬竿搖曳飄風旗皆染女太夫之姓名曰竹本



其丈曰鶴澤某丈。下署最負連中四字。蓋最負猶曰  
庇顧云。而場之外面。揭本日所演之題號。曰伊賀越  
曰忠臣藏。曰千両幟。曰菅原傳授。曰昔八丈。曰逆槽  
松曰廿四孝。戶口極小。其當戶處。置小匣。以內看錢。  
見客必呼嗟來。場中央差高處。挂一張翠簾。簾緣飾  
以天鵞絨。繞以天幕。幕亦漆太夫名姓。蓋庇顧客所  
寄贈。大抵以午後一時開場。客輻湊至。太夫皆羅列  
于簾內。釵光隱見。媚香漏簾。正是春雲韜月。而楊柳  
隔花。客皆懊惱。不啻隔靴搔痒也。簾內有人擊柝數  
聲。咳一咳。報告曰。東西東西。愛顧大人。奴席雖過高

口語一啓。即今所演題目。殊背山某段。太夫某某。三  
絃某。啓畢而簾正徹矣。太夫數名皆向歌案而坐。烏  
案皆描金。金碧如畫。絃鳴撥響。太夫一揮引茶盃。而  
一喫。徐徐按曲。乍而美姬艷妾。乍而忠僕義奴。乍而  
老賊。乍而少年。同一口舌。而或濁。或清。或笑。或泣。使  
聽者一喜一悲。不覺呼妙也。而其人皆粉面皓齒。其  
藝之妙。聲之清。至令愚婦愚夫感動。其被以太夫之  
號。其誰曰過褒乎。中有一客。語帶西音。大息久之曰。  
經曰必正名乎。又曰名與器不可假人。今女而稱太  
夫。何其名分之不正哉。一客嘲之曰。子之持論。正則



王雖然要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夫子亦不見秦政之封松為大夫耶。不見衛懿之愛鶴。而乘大夫之軒耶。松之與鶴。均是草木耳。禽獸耳。而公然稱大夫。公然乘大夫之車。女妓雖賤乎。亦橫目之人而已。視諸松之與鶴之擅其名爵。而弗辭者。孰得孰失。吾未知其孰是也。且夫不見島原太夫乎。娼妓而稱太夫。不循則濫矣。不見天神記演劇乎。有梅王松王櫻丸。蓋王者則統一之名號。然而以六位舍人自稱王。何其名稱之濫。一至此乎。而世絕無怪之者。何尤於區區一妓女哉。口角生火。舌鋒甚銳。坐者大驚相共大聲

曰東西東西。片身踏去一條繩。雙脚渡來三尺冰。我亦人間苦行路。畏途曾上幾稜嶒。是予三十年前在東京所賦。蓋兩國雜詠三十首之一也。今新京極看場中。尤危險而尤驚人者為繩技。其為技也。樹杙于地上。東西各一。相距百餘步。又施一條索其上。離地三四間。維其兩端於杙。以便步趨。仰而觀之。如蛛絲橫樹梢。衝風觸之。掀翻動搖。使人心目眩轉。冷汗浹背也。而技人年屢十餘歲。額髮蒙面。輕裝短袴。踏險如夷。如獼猴登木。如鼉巖遷技。時放一脚。以觀暇整。一往一來。毫



無窘步之色。左手執傘，右手把箒。其所賴以托脚者，唯一條索而已。當是時，繁絃急鼓，如飛霰跳板屋。如夜雨敲芭蕉。觀客蟻集，頭外疊頭。目上橫目，相排擠而觀焉。乍而一聲翻身，倒懸索之中央，足指不離索者。墮二三分，欲墜不墜。傘飛箒飄，而身尚依然在空。中觀者喝采，不覺呼妙。一奴鳴折，絕叫而佐其勢。每呈一技，唱其曲名。曰東山大字。曰唐碕孤松。曰遠磨坐禪。曰某。曰某。曲訖更呈曲。看錢山積，觀客益集。日將晡，更呈壓尾奇藝。所謂踏劍鉞是也。其為技穿獨足高履，踏刀劍鋒鋸。一步失脚，即躬貫刀尖，亦人間

有數之絕技。而技人從容如驅步周道，未嘗錯一步。宜哉博其看錢，日獲大利也。雖然，不獨技人能然。凡方今農工商賈，等至公卿大夫士，皆走索耳。踏劍耳。其失脚錯步，或折手足，或膏鋒鋸，以至損軀損命者，歲不知幾百人也。較諸技人未嘗錯一步，踏險如夷，以保全其終身，孰險孰夷，孰艱難孰安樂，未必待余喋喋而知也。抑予亦嘗閱歷人間畏途者，觸于蛟鱷之飢吻，而登于劍鉞之山岳，其不至於失脚而損命者，豈天之所祐，蓋亦僥倖耳。嗚呼！一條之索，三尺之水，俯仰上下，無物不危機，何獨怪技人之技邪。



鼓吹鼎沸。如蜩如羹。鬧熱雜沓。使人耳聾。而魂飛之間。有一割烹樓。曰九万。因匾其樓。曰圓滿。其樓角揭圈旁添万字之狀。以為招牌。盖九之為言圈也。故以是表之。云圓滿之樓。雖不甚佳。規模宏闊。吐嗟辨之。雖以萬客輻湊。未嘗少撓。所謂多多益辨者。是以比隣酒樓。雖絕無客之時。此樓雜沓。酒氣撲鼻。羹香襲人。盖以物多而價廉也。以吐嗟而辨。盃盤也大九。而京酒肆肉舖。客之爭敍呼酒。皆吐嗟辨之。而其尤便捷者。獨此樓為然。是以村婆詣博覽會。捋腹而爭飯。吐嗟而飯至焉。老農赴于開龕。喉渴而呼酒。吐嗟而

至焉。小姐與阿媪見花而還。試促饅飯。吐嗟而饅飯至焉。膾亦吐嗟。羹亦吐嗟。無物不吐嗟。是以不獨都人喜之。尤適東京人士之氣象。此九万之所以獨擅其名。而博大利也。

一奴擊柝。佇立大遠。相報曰。新京極櫻坊某新亭。今夕六時開演史會。講師則浪華新人。速津齋冬梅。而其所講書名。前席則義士銘銘傳。中席則大岡政談。後席則御日誌中眼目。櫻田戰鬥是也。大家一齊。願相提携。幸惠然而來。一坊一報。連聲擊柝。相報啓而去。



栖鴉歸林。山鐘報暮。家家點燭。樓樓鎖門。當是時。演  
 史開場。喚呼招客。一奴當戶。坐收看錢。名曰木戶番。  
 群客蟬集。先投看錢。木戶番換以木牌。牌長三寸強。  
 牌面署何番何百何號之字。其場徹而客散之時。守  
 履履者。照牌號。而出履若履。不錯絲毫。客之來就席  
 者。先出錢呼茵與火爐。命茶瓶與煙盆。席之大者。可  
 坐五六百人。若千人。席之正面設高坐。坐上置机一  
 脚。及燭兩枝。机右置火爐唾壺各一。爐上安茶瓶。爐  
 下具茶盃。其坐講師之處。展檀若茵。講坐相間。施一  
 張天幕。大署講師名姓。及員連中等字。字形怒張。

大抵用擘窠飛白二體。有字白而幕紅者。有幕紫而  
 字紅者。皆庇顧豪客所贈貽。又壁間糊帖一大白楮  
 數葉。太署金千匹。若二千匹之字。又豪客大家之纏  
 頭。揭以旌其榮而已。

既而更鼓報六時。講師上席。外套褶袴。先剪左右燭  
 心。迎客而肅拜。引糊筵而敲机板者三過。手注瓶茶  
 于盃。喫一喫。恭披紫袂。攤其講卷。點檢一過。檢畢而  
 咳且唾者一再。因肅群衆曰。小人原是浪華貪生。誤  
 荷諸公庇顧。近日初得至于京華。幸亦甚也。榮亦至  
 也。諸公不以燥濕不時。辱蒙惠顧。輻輳湊湊。無席可



容不獨小人至幸亦主翁之大幸耳。小人雖迂拙乎。  
 為得<sub>下</sub>不掉三寸齒舌而呈<sub>セキモト</sub>一奇話邪。乃今夕所辨說雖  
 事屬陳套亦平素所慣熟所謂前講者則義士銘銘  
 傳而其中席則大岡仁政錄中淡婆姑屋喜八之斷  
 獄至於後講則櫻田雪中之鬪爭延而及武田耕雲  
 齋筑波山鏖戰之實錄講說將及夜半十二時更漏  
 尚淺諸君未集請說義人之巨魁赤垣玄藏酒壘小  
 傳以排長夜之悶豈不愉快哉衆皆欣然不覺膝之  
 前講師再剪燭心乃說起曰赤穗義人四十六士中  
 其稱出類絕群者載于傳記存于口碑者指不勝屈

而僕尤推赤垣玄藏為第一矣。玄藏有兄曰玄之進。  
 秋元但馬守之老某氏二子也。父沒而兄玄之進繼  
 焉。玄藏幼養于赤穗士人赤垣氏。因冒其姓為內匠  
 頭近習。為人豪宕不脩邊幅。及淺野氏亡而報讐之  
 事興。首與其盟。縱酒自晦。報讐之前一日曾訪其家  
 兄。兄遇宿直不在此。日臘月十四日。兩雪霏霏。玄藏  
 被酒。醉步踉蹌。手提一酒壘。且飲且語。嫂頗厭苦其  
 醉。謹無度。初謝病不面。強而見之。玄藏大悅。坐上見  
 兄衣挂于桁架。再拜謂之曰。弟失故主。既已一年  
 矣。落魄慕貧。無身可托。因釋褐于西園一侯家。遠行



在近。今亦將與兄別。再會難可期。請與兄為別。乃自酌其所携之酒。一杯醉兄衣。一盃自飲。一盃一飲。陶然大醉。遂弃其酒壘而去。事聞于兄。兄怪之。乞暇而歸。歸則玄藏既去矣。兄聞玄藏語言非常。益怪之。既夜。終夜不交睫。明朝大雪。門外乍聞行人呼噪相走而過。未幾。何家奴徒跣喘而來。且報曰。令弟玄藏君。與赤穗同盟之諸士。昨夜斫吉良氏邸。以報君仇。今現欲赴泉岳寺。以獻首級于主墓前也。兄大驚。走而見之。大石以下義人。凡四十六士。均服整整。有荷槍者。有肩大槌者。有挾弓矢者。有裹瘡者。有擁陣鼓

者。而玄藏散髮。白布束頭。衷甲玄服。提槍而在其前。隊。渾身朱殷。鮮血如染。其昨夜健闘之狀。可以想見。其兄喜悲交集。握手而語。始知昨日遠行之言。預作今朝永訣之兆。而非虛言也。其兄還家。閱昨日所弃酒壘。殘酒餘瀝尚在其中。遠近傳聞。來乞其餘滴者。輻湊作市。不啻求神酒也。後玄藏沒。而壘尚傳兄家。秋元侯以其義人手澤所存。懇請藏其秘府。珍襲以傳其子孫云。群客傾聽。有感涕垂泣者。講師一揖掩卷而喫茶。行將講大岡政談。聽者漸入蔗境。乍城鐘連杆報遺火。客皆大驚。走而出戶外。相語曰。火光遼



遠想當西郊野外之火。請勿慮。請勿慮。於是散者又集。講師上席矣。

西京傳新記初編終

明治七年甲戌十二月廿七日  
官許開版

西京書林

柳馬場通御池下町

文石堂 北邨四郎兵衛

錦小路通西洞院東入町

晒錦堂 齋藤新四郎







西京傳新記  
初篇



明治二十九年十月廿九日  
三溪居士書

